

□散 文

以“寿”为名,城古且新

黄丹丹

春分节气里妖娆的春花将寿县这座有着 5000 年人类生活史、3000 年建城史的古城,点缀得璀璨烂漫。春和景明的三月末,在寿春大剧院里,伴随着激扬的寿州锣鼓,寿县文学周拉开了帷幕。应此春景的是寿县文学的盛典:在寿春大剧院偌大的会场里,端坐着近千人,见证着寿县被冠以中国“文学之乡”、“全民阅读推广城市”,被称为中国当代小说艺术发展风向标的《小说选刊》亦在此举办“寿春杯·《小说选刊》最受读者欢迎的小说家奖”的颁奖典礼。浩荡的春风鼓动蔚然的文风,拂动寿县文学的春景。

“寿县,古称寿春、寿阳、寿州,历史上曾五次为都,十次为郡。她是楚文化的积淀地,中国豆腐的发祥地,淝水之战的古战场,头顶‘千年古县’,中国书法之乡、中国成语典故之城、国家园林城市等桂冠,是淮河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与现代红色文化融合的一颗璀璨明珠。”启动仪式上的纪录片开场白,点明了寿县的历史起源与地理区位,画面中雄伟城墙、巍峨城门的“古”与高楼林立、长桥贯虹、高铁飞驰的“新”交相映衬,令人赞叹。我在台下观看纪录片,眼前的画面与记忆库的图景交叠,内心汹涌着身为寿州人的自豪感。城很古了,却还不老,应了它两千多年前的那个名字——寿春,它高寿却青春,从曾经的楚都变成了如今的县城,虽说建制低了,但王城的气度,深入这座城的土地,刻入了这座城的城民基因里,代代传承,绵延至今。

寿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名家辈出、成果丰硕,是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与发扬的重要标识地和千年古县。寿县的文学艺术盛于楚风、强于汉韵,既有着亘古的丰饶,也有着当代的辉煌。西汉第三代淮南王的刘安,定都寿春后招贤纳士,讲经论道,在八公山上观测天象、修仙炼丹,编纂出牢笼天

地、思想体系丰富的杂家代表作《淮南子》。皇皇巨著《淮南子》博极古今,既保存了先秦时期光辉灿烂的文化,又开启了两汉以后的文化,同时还保存了大量的神话传说,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学术价值,是我国古代文化典籍中的精品,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淮南子·天文训》第一次完整、科学地记载了二十四节气,公元前 104 年被编入太初历,至今已两千多年,今人依然循着二十四节气的时序,感受节令的变换、季节交替。春秋时期,孔子弟子宓子贱在淝水河畔瓦埠社堂讲学,遗风至今。寿县自唐代兴建学宫以来,州学、书院、社学历代不绝,宋代吕公著家族“将相三世,辅翼两朝”。明朝天启年间,由黄奇士创建的循理书院,历经明、清、民国,饱经沧桑,赓续保护寿春文脉至今。进入现代,金克木、张锲、王英琦等文学前辈,笔大如椽,操翰成章。浓厚的文学积淀,成就了寿县淳朴厚重的民风民俗,孕育了寿县崇文尚德的大气谦和,延续了寿县守正创新的笔耕不辍。

也正因此,中华文学基金会寿县创建“文学之乡”的申请进行了考察评审后,给予盛赞。当中华文学基金会安亚斌秘书长在台上宣布:“寿县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底蕴深厚、人文荟萃,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大力支持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在开展文学组织工作和文学惠民活动中特色突出、亮点鲜明,在公共文学服务方面舍得投入、基础扎实、氛围浓厚,当地文学生态发展具有较高水平,符合‘文学之乡’创建标准。根据《‘文学之乡’创建和管理办法》规定,评审结果已公示无异议,决定授予寿县‘文学之乡’称号。”

那一刻,台下掌声雷动,我泪眼朦胧。作为一名生于寿县、长于寿县的本土作家,我深爱寿县,这座文风蔚然,

文化底蕴深厚的古城,为我提供了丰富、鲜活的创作素材。近年来,我的书写始终立足寿县,在对寿县的风物、历史与人文,乃至沿革、文物、遗存、地貌、水文、气候等深入了解后,我的目光更加深情,笔触更为沉静,当我察知了古城的“古”,在书写新时代的寿县故事时,我精准地描摹古城文化与历史、风物与人情,目光在展望未来与观照人性上聚焦、游移,我的笔即时地描撰出了我的所见、所思,记录古城新时

代的山川风貌与人情世事。家乡的辉煌灿烂的历史令我骄傲。楚相孙叔敖于 2600 年前在寿县城南修筑了被誉为天下第一塘的安丰塘(古称芍陂)。芍陂初建,利用河、陂、渠和地面高程落差选址取源,构成一个排灌自如的大型灌溉系统,塘口面积 85 平方公里,周长 65 公里。芍陂灌区津渠交织,“垦辟倍多,境内丰给”达到了“灌田万顷”的规模,历史学家曾作考证并论断,“孙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国遂霸。”芍陂的修建,保障了灌区内农田的旱涝保收,满足了楚国开拓疆土对军粮的需求。神奇的是,这座古塘,至今仍然发挥它最初灌溉农田的作用。在变幻莫测的历史时空中,古塘虽历经沧桑,但 20 世纪五十年代,寿县人民重修安丰塘。经过加固堤坝、疏浚河道,安丰塘蓄水面积 34 平方公里,蓄水量 1 亿立方米,灌溉面积 70 万亩,灌区粮食年产量 60 万吨。它成为淠史杭灌区一座中型反调节水库,千年古塘重新焕发生机。

每每陪同外来游客站在安丰塘畔时,我都会心怀敬畏,并感慨万千。芍陂的历史,是古人深谙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规律创造的奇迹。而 2600 年后,安丰塘虽历经沧桑,却能够稳稳当当、始终不殆地造福于人类。这个奇迹,不仅源于孙叔敖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科学治水精神的雄才大略,也反

映了历朝历代对芍陂进行修复和改造的辛劳与智慧,以及世代生活在安丰塘周边的百姓,都把竭尽全力地管理和保护,当作一种历史的责任。一座活了 2600 岁而不竭的古塘,其价值不仅在于它优美的自然景观,更在于它是见证古城人文环境的活历史,“它让古城的“古老”不再是一个空洞的形容词,而是成为古寿春文明与文化最真切

的见证。幸甚至哉,在当今寿县,类似安丰塘这般,佐证寿县文明史的实证还有许多,楚文化博物馆里丰富的文藏,壮观的古城墙、未解之谜的月坝以及镌刻历史的四大古镇……古迹沉默不语,但生活在这座古城的人,历来崇尚文化、热爱家乡、热衷研究、书写、记录古城的历史典故与真实故事,他们在成就自身人生和事业辉煌的同时,为延续寿县文脉、传承文学基因做出了巨大贡献,留下了颇成体系,记录古城名胜古迹和历史文化的著作。这些著作,令古城历史不曾虚化,令古城文脉传承至今。

而今,寿县县委、县政府坚持新时代文学的方向与道路,在全省乃至全国率先创立了有 5 名正式编制的县文学艺术院。寿县文学艺术院成立以来,已高规格开展“全国著名作家看寿州”“春到正阳关——全省知名小说家寿春采风”等系列活动,并联合寿县作协组织围绕重要节点、重大事件开展采风创作、读书会、改稿会、联谊会等丰富多彩的文学活动。有了组织阵地与创作引导,寿县作家集结成队,聚焦时代,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以笔为旗,书写出了更多反映人民心声、凝聚人民力量的优秀作品。2023 年,寿县作协荣膺“中国作协基层组织先进集体”称号。在古老的寿春大地上,寿县文学的春景正以崭新的态势声势浩大地铺展开来。

□诗 歌

在水乡,凝望一把镰刀(外一首)

立 人

一把镰刀挂在老屋墙上 温暖的阳光 从水乡的河面折射了进来	买一张随便去哪儿的车票 任火车掠过一个个无关的站台 把往事般模糊的轨枕,一段一段 抛下
砖墙斑驳 镰刀辉煌 水的波纹在镰刀上悄然涌动	闭上眼睛,在钢铁的轰鸣中 渴望潮汐的来临 渴望升腾 渴望突然长出鹰的翅膀 在命运的山脊上翱翔
我看到秋天在汗水里模糊 母亲挥舞镰刀 稻谷和岁月在身后刷刷倒下	火车穿过漫长的隧道 像穿过史蒂芬·霍金厚厚的《时间简史》 天空盛满泪水 羊群在梦幻里缓缓移动,像贝多芬音符
镰刀是庄稼人的身份 庄稼人的脊梁 曾支撑起我们一家老小的生活	车窗上闪烁的积雪 使我看到春天的方向
一把镰刀挂在老屋墙上 柄上留有母亲的体温 它周围永远是汗水和谷穗的光芒	我是一个注定要来这世上走一趟的人 破帽遮颜,超然物外 简朴的行囊是我的宫殿 里面有地图、烟草和滚烫的诗稿 背着它在地球上作一次旅行 是一种幸福
想去流浪一次	
真想独自一人去远方流浪	

□诗 歌

春耕的序曲(外一首)

李成炎

春风轻抚过田野 绿浪翻滚,生命初醒 农民的身影,如雕塑般坚毅 锄头挥舞,破开冬季的沉寂	农民们用辛勤的汗水 谱写了一曲曲希望的赞歌
阳光洒落在泥土上 金色的光芒,温暖而神圣 农民的手掌,厚实而有力 播种希望,耕耘未来的丰收	樱花之约 樱花如云似雪,飘然而至 在春风的轻抚下,轻轻摇曳 我们的笑声,穿越花丛 如梦如幻,洋溢着青春的色彩
鸟儿在枝头欢唱 歌声清脆,穿透田野的辽阔 农民的心中,充满喜悦与期待 每一粒种子,都是生命的承诺	你的眼眸,如樱花般璀璨 闪烁着友情的光芒,温暖而明亮 在樱花的海洋中,我们许下诺言 无论风雨,友情永不凋零 时光荏苒,岁月匆匆 樱花依旧盛开,友情却更加深厚 每当春风拂面,我便想起那个约定 在樱花盛开的地方,我们再次相聚
河流蜿蜒流淌 滋润着田野,哺育着希望 农民的脚步,坚定而有力 走过每一寸土地,留下辛勤的印记	如今的你我,已各奔东西 但心中的那份情愫,却从未改变 每当樱花盛开,我便想起那个约定 那是我们青春的记忆,友情的见证
夕阳西下,余晖映照 田野被染上了一层金色的纱 农民的身影,在夕阳下显得如此高大 他们是大地的守护者,是希望的播种者	樱花之约,永不磨灭 在春风的轻抚下,我们继续前行 那些美好的时光,如樱花般绚烂 永远留在我们心中,熠熠生辉

□小小说

初心书屋

李拴伍

“没有你地球照样转,没有你那些娃娃照样有书读,你已退休了,还想干什么?”面对老伴的唠叨,李老师不急不躁地说:“我不打麻将,不钓鱼,更不会干那些事,摆个书摊权当打发时间。”说着端着那箱书又走向了小区的初心亭。

退休前两年,李老师在教研部门工作,看到村子里孩子们读书有困难,不顾妻子反对,自筹资金,在自家屋内办了一个农家书屋,免费为孩子们服务。周内每天下午 5 点至 7 点开放,由母亲看管,星期日全天开放,李老师看管。书屋刚办起来时,常是二三个孩子来看书,慢慢地有了十多个孩子。小孩子在翻小人书的时候,李老师还辅导作业,可高兴坏了那些看护孙子的奶奶爷爷们。后来,村子小学撤并,李老师也正好退休,就将他的农家书屋搬到了县城居住的小区,在小区内的初心亭摆了个书摊。

每周二四六下午,五点到七点,星期日全天,李老师出摊。

小区亭子中摆个书摊,很扎眼。迎来的第一个小读者是退了休的老局长的孙子,老局长在家带孙子,常和孩子来看书,也有几个退休教师也来捧场,再后来,有了七八个固定的小读者和家

长。有一个幼儿的妈妈,带着孩子常常来李老师的书摊,先是随便翻翻,后来就常来,还和李老师交流。孩子的妈妈叫刘梅,有两个孩子,刘梅看完《教子有方》,接着又读了《心理抚养》,最后还将这两本书借回了家。

“奶奶,我要看书。”“看什么看,快回家做作业。”李老师常听到这样的声音。当然,也有一些家长鼓励孩子看书,有些小家伙读着读着着了迷,“奶奶,让我再看会儿。”这时的李老师就显得特别高兴。

初心亭摆书摊,有人嘲讽,还有人不解,“真是闲得没事干”“现在手机上什么都有,谁还看书?”李老师没管那么多,心想着能帮几个孩子帮几个。

有一次,天气突变,刮风下起了雨,李



淮河春色

田刚 摄

□散 文

揣着词语离开村庄

远 行

三十多年前,我走出老家的村庄,此后,便很少再回到那个养育我十几年的村庄。十多年前,老家的村庄拆迁了一个个矮矮的土岗,一片片稻田,去上学。村庄的西面,是一条石子铺成的大路,常有运货的车辆从那儿开进村庄,运来砖瓦、水泥、化肥等等村庄建设和生产需要的物资,也从村庄运走粮食、蔬菜和畜禽。那条路,维持了村庄和外界的某种连接和平衡,我是在秋天的某个清晨,坐着运菜的三轮车离开村庄的。那天,我的眼里噙着泪水,在黑暗中,只看到村庄模糊的暗影和车前一小块被车灯照亮的道路。在车灯下,道路一晃一晃,我也在一晃一晃的灯光和道路里,渐行渐远。那一路的灯光,在我心里,晃了很多年。村庄的北面,是另一个村庄的稻田,隔着那一片稻田的后面,有一处土岗,土岗上有我家的两块旱地,种过山药、花生、芝麻、红豆、绿豆,我很少去那儿。在村庄的周围,道路织了一个网,村庄只是网中的一个结、一个点。有时,我觉得村庄是路网网住的一条鱼,我们也是村庄里的一条鱼,在村庄和路网

中游来游去、游进游出。去打芦苇叶。端午,用芦苇叶包粽子。村庄的南面,是田埂小路。我们走过村口的池塘,走上那条田埂小路,翻过一个个矮矮的土岗,一片片稻田,去上学。村庄的西面,是一条石子铺成的大路,常有运货的车辆从那儿开进村庄,运来砖瓦、水泥、化肥等等村庄建设和生产需要的物资,也从村庄运走粮食、蔬菜和畜禽。那条路,维持了村庄和外界

的某种连接和平衡,我是在秋天的某个清晨,坐着运菜的三轮车离开村庄的。那天,我的眼里噙着泪水,在黑暗中,只看到村庄模糊的暗影和车前一小块被车灯照亮的道路。在车灯下,道路一晃一晃,我也在一晃一晃的灯光和道路里,渐行渐远。那一路的灯光,在我心里,晃了很多年。村庄的北面,是另一个村庄的稻田,隔着那一片稻田的后面,有一处土岗,土岗上有我家的两块旱地,种过山药、花生、芝麻、红豆、绿豆,我很少去那儿。在村庄的周围,道路织了一个网,村庄只是网中的一个结、一个点。有时,我觉得村庄是路网网住的一条鱼,我们也是村庄里的一条鱼,在村庄和路网

中游来游去、游进游出。树木。在村庄里,多的是不同的树木,难见树林。树木多的村庄,多了几许生气。树林通常在村庄旁边,除山区以外,村庄旁边的树林多数并不大。树木占地,谁舍得将那些土地栽

上树,不种庄稼呢。所谓“故园乔木”,大概指的是那些村庄周围让人惦记的树木吧。老家村庄的东面,有一棵乌柏树。从我记事起,它就那样高大。到我离开村庄时,也没见它长得更高大,或是变得更苍老,这是让我疑惑的事情。每次回村,站在村南的土岗上,第一眼看见的就是那棵乌柏树,春夏一树绿,由浅至浓。深秋,一树红叶,在风中,颜色渐深,树叶渐稀。冬天,风从树上过,树上的乌柏籽,莹白如珠玉。月夜,站在树下看柏籽,疑是繁星满树。村南路口,有两棵枣树。枣树是五奶奶家的。上学放学路过,我们都会抬头看一眼枣树,从枣花开,看到枣子由青变红。树太高,枣子可望而难及。枣子变红时,我们寄希望于一场大风。一场大风,枣子落得满地都是。即使是在风雨中,我们也会跑去捡枣子。那棵枣树是五奶奶家的,也是我们全村孩子们的。每年枣子熟了,打下来的